

人文齐鲁



●民间习俗、方言土语、生活风情以及咱山东的民间特色吃食,无论您对哪方面有研究或感兴趣,都可以给本版投稿。假如您是生活在老城、老街里的“百事通”,也欢迎您到“口述城事”里来跟我们唠唠嗑。

●电子邮箱:wanghui3050@126.com

口述城事

想起了工间操

今年8月9日开始,久违的广播体操音乐又在广播电台里响起,往年那些“领导带头,集体做操”的情景,近期内还能出现在济南的街头巷尾吗?

台市新

“发展体育运动,增强人民体质。”每当看到这句话,就想起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家争做“工间操”(当时叫做广播体操)的情景。因为这句话,就是广播体操的开始语。“第一节,伸展运动。预备起,1、2、3、4……”这是多么熟悉的音乐节拍啊,一旦听到它那刚强有力的节奏,我的心就会随着脉搏的跳动,自觉地“原地踏步走”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我在位于济南市经二路363号某公司机关大院上班。这个机关大院,就是后来被政府重点保护并“修旧如旧”的阜成信东记旧址。走进这个古朴典雅的二层楼式的四合院,中间是一个大大的天井。楼下设有秘书科、储运科、财务科、食堂等,楼上是机关党委、组织科、宣传科、工会、劳工科、知青办等科室。每天上午十点,秘书科门前的电铃就会大叫起来,大家听到铃声都会主动出来做广播体操。我记得当时做的是第五套广播体操,录音带里那男



上世纪70年代济南某单位做工间操的情景。

照片提供 董宝琳

喊操员浑厚有力的声音,加上优美动听的音乐,让我们这些当年的年轻人听之激动,做之兴奋。

有一次,我正在秘书科油印《储运青年快报》,听到铃声响起,顾不上洗手,就出来做操。当做到“下蹲运动”一节时,因为双手要扶膝下蹲,所以手上的黑色油墨就把黄裤子染成了“迷彩裤”。我心疼啊,因为那是一条真

正的、很难得到的、全国正在流行的“黄军裤”。

当时无论是机关学校,还是工厂街道,做广播体操是蔚然成风。当时我在宣传科工作,记得公司党委书记开会时就经常强调,做广播体操要领导带头全员参加,哪怕你身体不好或手脚疼痛不能做操,也要走出科室看着大家做。劳工科里,有一位五十

岁左右“好脾气”的李老师,个头儿不高,为人憨厚老实,见人不会笑不说话。他做起广播体操来很认真,但是,不是经常跟不上节拍,就是老做错了动作,热心的同事们给他纠正了多少遍,没有一次能完整的不出错的做下来。尤其做“跳跃运动”一节,大家跳起时,他拍手;大家拍手时,他正在原地“蹦跶”,双手不知道如何摆动。起初科长还让他往前站,好心让他跟着前面的领操员学习,他不但学不来,而且歪七扭八的动作还把后面的人“带坏了”,经常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。后来他自觉地站到后面,尽管动作不标准不合节拍,他始终是认认真真地去做,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。

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,风靡全国的广播体操热开始降温,直到后来没人管、没人做。值得欣喜的是,今年8月9日开始,久违的广播体操音乐又在广播电台里响起,往年那些“领导带头,集体做操”的情景,近期内还能出现在济南的街头巷尾吗?

饮饌琐忆

酱豆



辛云霞

今年夏天,乡下的表舅进城来,顺便给母亲带来了半袋子黄豆。大哥抓了把豆子看了看,回过对母亲说:“妈,你看,多好的黄豆,做成酱豆一定好吃。”母亲笑盈盈地答道:“可不是吗?很多年没吃酱豆了,今年不妨做些来吃。”

一旁的小侄满脸的诧异:“酱豆?什么是酱豆?你们说的是不是超市里卖的豆豉呀?”

豆豉?豆豉怎么能和鲁西南乡下的酱豆相提并论,酱豆,那可是我童年生活中抹不掉的记忆。

小时候曾在乡下生活了几年。每年秋末,只要一看到母亲在刷咸菜缸,我便知道家里要做酱豆了。

做酱豆用的多是当年所产的新豆。母亲把选好的豆子先在水里泡上一天,然后用大锅煮熟,捞出,沥净水,放在一个大瓦盆里,捂上被子让其发酵。十几天后,盆里的黄豆长了白醭。这时候,要把长了白醭的黄豆倒换到另一个更大的容器里,然后才开始下菜。所谓“下菜”,就是把切成条的白萝卜或切成块的冬瓜片,连同姜丝、花椒、茴香、蒜瓣,盐倒在一起拌匀,加盖捂上几天,酱豆就算做成了。

刚腌的新酱豆很好吃,不咸,嫩,脆,还有淡淡的霉味。到了深冬或是来年的春天,酱豆已经腌得很咸了,黄豆成了豆瓣,萝卜条或冬瓜片变得软烂,霉味也变得重了,吃起来另有一种醇厚的味道。

酱豆是鲁西南农村最常见的一种小菜,它的吃法很多,最普通的就是原汁原味盛在碗里,点上些麻油,就成了早晨和晚上下饭的菜肴。到了深冬,农家几乎无菜可吃,临近中午,主妇们便从咸菜缸里盛出两大碗酱豆,先用清水淘上几遍(因为此时的酱豆已经很咸了),在烧热的锅底上浅浅地淋些棉油,煮上些辣椒,再把淘好的酱豆倒在锅里炒一炒,便成了冬日里饭桌上的主菜。有些人家还把酱豆团成窝头或压成圆饼,晒干后收在干爽的地方。这种干酱豆很耐吃,嚼起来颇有滋味。如果再把酱饼子放在整子上焙一焙,更是焦香可口,是那时候难得的美食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我们进城后母亲就很少再做酱豆了,并不是生活变得有多好,而是因为母亲忙于工作,少有闲暇。早晨下饭的小菜变成了从酱菜厂买来的芥菜疙瘩。只有一种咸味的芥菜疙瘩与醇香清爽的酱豆比起来,实在是逊色得多了。

去年外出采访,在一家星级宾馆的餐桌上我又吃到了酱豆。那是盛在精致的雕了花纹的玻璃器皿里,和刀工精细的肉丝炒在一起的酱豆。初一搭口,我竟没有吃出那是酱豆,还是别人说出自己又细细品味后,方才品出点酱豆的味道。那本普通的农村家常小菜,经过一番修饰成了星级宾馆餐桌上的佳肴,难怪我没有认出。就像《红楼梦》贾府华宴上的茄鲞,本来平常的一只茄子,经过无数道工序十来只鸡相配变成茄鲞时,连天天吃茄子的庄户老太太刘姥姥也不知其为何物了。

我还是怀念童年时妈妈做的酱豆。那醇馥的豆瓣,脆嫩的萝卜条,绿莹莹的冬瓜片,淡淡的霉香,早已深烙在记忆的深处,温暖了我许多个岁月……



看图老济南

引蜻蜓

文图 姜振民

夏季里,特别是雨后,大明湖边蜻蜓满天飞,一些男孩子爱玩“引蜻蜓”的游戏。先找根很细的苇条或竹条,拴一根结实的细线,另一头系一只母的活蜻蜓,孩子们叫母蜻蜓“花儿”,叫公蜻蜓“大耳”,引蜻蜓时边舞动手中的“花儿”,在自己上空画圈,边唱:“大耳嘛!你过来哟!你飞的高来老鹰呵!”不一会就有一只公蜻蜓尾随“花儿”,伏在花儿身上不动,这时就急忙扑之,用嘴含其双翅,继续引下一只,不长时间就能引七八只公蜻蜓。

儿时记忆

逮蝈蝈

张家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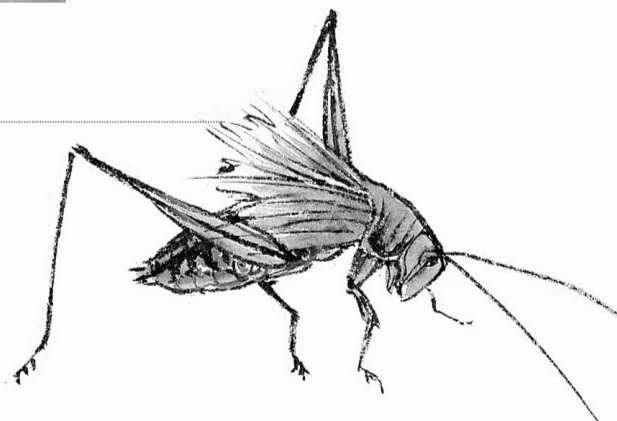
通身翠绿,额头长着两条长须,叫声清脆的蝈蝈人见人爱。每到夏季,是老济南家家户户都养的宠物。我在八九岁时就热衷于上坡捉蝈蝈,那时的济南城规模只限于城区与商埠,走出城门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地。

盛夏正是蝈蝈最活跃的时节,要说蝈蝈最多处当数豆子地,因为嫩豆叶,嫩豆荚是它们的最爱。想当年约上七八个甚至十几个小朋友,其中不乏几个一丝不挂的光屁股猴子,每到中午,家长午休时,我们便会奔向庄稼地。我们当年捉蝈蝈是不用带笼子的,每人带上一把小刀,先到高粱或玉米地里,每人捡一棵生了“乌霉头”的庄稼棵,因为“乌霉头”是庄稼的主要病害之一,种地人发现后也会坚决除之,所以我们砍下几棵来,同时又是为庄稼地除害。最好当然是长了“乌霉头”的高粱秆,先用小刀在对应的两个面将坚硬的外皮剥下后,再劈开截成一拃多长的段,将一头削尖后,插入已露出

的高粱秆瓢中,在一面形成一个圈就行了。

要想捉到更多的蝈蝈,必须先了解其习性。蝈蝈之所以振动背上的两个翼状镜片,吱吱有声,是这种小生灵向异性发出的求爱信号,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,每个在庄稼顶端歌声嘹亮的雄蝈蝈,其下方庄稼杈上必然有一个或多个拖着长长硬尾巴(产卵器)的雌性在欣赏。知道了蝈蝈的这个习性,逮起来就容易多了。

一般说来,在一个地块里只有几只蝈蝈在叫时,我们不去理会它,专找那地块较大,枝叶繁茂的豆子地,远远就能听到蝈蝈叫成一团的地方去逮,可以说是十拿九稳。虽然蝈蝈有一对明亮的复眼,可以观察到四面八方,但它们忘情地向异性展现自己的个性与风采时,往往会失去警觉,忘乎所以。当远远看准蝈蝈所在的庄稼棵顶端时,要慢慢接近它,对准蝈蝈连同庄稼叶双手猛然一合,若手心中有了动感,那就算成功了,再慢慢将双手松开一条缝,看准手中蝈蝈所在的



位置,先用一个拇指紧紧摁住其头部,再换用手另一个拇指和食指将其逮牢,然后把它的头套入高粱秆圆圈内,将另一端拉紧,再缠绕上两圈,将削尖的那一头紧紧裹住,任蝈蝈如何挣扎也是逃脱不了的。

我们每次外出逮蝈蝈,都会大有收获,少的能捉到七八只或十几只,我最多的一次捉到了二十四只蝈蝈,在那个长长的“乌霉头”高粱秆上,蝈蝈们被套成一排“蔚为壮观”!每当我们这些小玩伴们捉蝈蝈满载而归时,都会自动排成一列纵队,喊着一二一,迈着整齐的步伐,肩上扛着各自的“蝈蝈枪”,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家转。在日本鬼子占领济南时,有一次外出捉蝈蝈,从南门回来,恰逢一队日本兵在城墙外

一个空地上操练,我们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当时很流行的儿歌:“小日本,喝凉水,打碎了罐子赔了老本!”如此反复高声唱着,步子迈得非常整齐,意在向日本鬼子示威:早晚你们也像那些蝈蝈一样,被牢牢地套住,动弹不得。

夏天去庄稼地里逮蝈蝈是一大乐趣,我一直坚持到如今,带回家来,放在自己编的蝈蝈笼子里,听蝈蝈欢唱,是一种充满田野情趣的享受,其意境妙不可言!只是近些年来,由于化肥、农药的广泛使用,庄稼地的蝈蝈已经不多见了,为了延续这种爱好,经常约上几个朋友骑自行车到远处去找,我现在居住在省城东部,常到港沟、彩石一带去逮蝈蝈,一来是郊游散心,更是一种怡然童趣的延续……